

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报》有奖征文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文缘40年

黄三畅

《邵阳日报》创刊40周年了,我也向《邵阳日报》投稿40周年了。

从1984年开始到今天,在该报一共发表了多少篇作品,我没有全部统计。但从2011年到2023年,这12年发表了多少,统计了:《邵阳日报》168篇,《邵阳晚报》41篇。我喜欢在这两报发表作品。我向来认为,文章在于质量,不在于在哪种级别的报刊发,文章的质量与报刊的级别并不成正比。

需要坦白交代的是,我也是“一稿多投”的,但“首投”“首发”的往往是这两报。在这两报发了,得到鼓舞,再“外投”。我有多篇被编入年选的作品,就是从《邵阳日报》选取的,其中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年度精短美文精选”系列图书就选有7篇。在《邵阳晚报》发表的《瞻朱自清像》一文,还被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入《朱自清散文选》的“子本”(“母本”是朱自清的散文,“子本”是介绍朱自清和解读朱自清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别人推荐的还是该出版社自己找到的,我不知道。不过这也说明了,人们并不“薄看”地市级报纸。

这两报也登过介绍我和我的作品的文章。有一篇题目叫《他是这样一个人》,是20世纪80年代末张小牛写的。有一篇叫《黄三畅与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末聂荣华先生采写的……你还别说,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都让我大大“陶醉”了一番,都大大地给我以鼓舞和鞭策。早些年,《邵阳日报》的“教育版”由肖青华主持,刊登学生作文。我向该报推荐了大量的学生作文,绝大多数都刊登出来,文末还加了我这个“指导老师”的大名,给我和学生鼓励都很大。

先后与我联系的副刊编辑有李力拉、伍经建、刘鹏、李日新、马笑泉等先生。我觉得这些副刊编辑很关心作者,也很敬业。本世纪初有一次为了发我一篇小小说,伍经建特意打电话询问一些情况。我写的一篇叫《惊险栗树坡》的小小说,李日新编发后还写信给我,说文章应该怎样修改会更好。刘振华编辑也一样,他给我编发的文章,我读时,看得出哪些地方是他修改的,当然比我的原稿好。也有文章被改了标题的,有一篇,原

标题是《古树见证清廉》,发表出来的标题是《用尽风霜力,难移草木心》,既有诗意,意蕴也更丰富。

有人也问过我,你在这两报发了很多文章,与编辑有什么特殊关系?我说没有特殊关系啊。我和伍经建、刘鹏,只是“一面之交”。李日新、肖青华、朱小琴、董雁,我只知道她们是女性,没有会过面。马笑泉因为在武冈工作过几年,我才和他相识,也没有特殊关系。刘振华,我与他也只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普通关系。报社原先在樟树坳金家路7号,我知道,但我只进去过一次,还是陪一个朋友到的。后来社址移地方了,移到哪里,我也没关心。有文章,用电子邮箱寄去就是了。我相信这两报是以文取文,不是以人取文。

与这两报结缘,是业余文学作者的福分。到现在,我写好了稿子,觉得内容和字数适合投《邵阳日报》,就首先投《邵阳日报》。我也鼓励文学创作新手,有好稿子,大胆投《邵阳日报》,并告诉他们《邵阳日报》文学副刊是作家的摇篮。

(黄三畅,武冈二中退休教师)

平台的重要性

陈扬桂

我出身乡村,能有今天,有人说我“运气”好,也有人夸我勤奋。

要问好运从何而来,我觉得主要来自《邵阳日报》的助力。翻看历年剪报发现,我1989年开始在《邵阳日报》发表稿件6篇,第二年增至24篇。那时的《邵阳日报》四开四版,版面珍贵,一个小通讯员,发了这么多文章,引起了亟需文秘干部的隆回县政协关注。那年暑假,时任隆回县政协主席毛汉周亲临我所在的隆回二中考察,没几天便叫我去县政协上班了。我与他毫无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在《邵阳日报》发了那么多文章,我怎能进入锻炼机会多的机关工作。

从结缘《邵阳日报》那天起,我坚持不懈地向该报投稿,至今共发表各类文章618篇。看起来还真如朋友所夸,也够勤奋了。但如果没有《邵阳日报》这个平台,秀才无舞文之地,再勤奋也是空的。

2016年秋,我被任命为市委巡察组组长。一开始,我感到很意外。这年我在《邵阳日报》发稿44篇,达到最高纪录。其中一篇有关作风纪律建设的文章,被来邵指导换届工作的省委领导在动员大会上点赞。

因为在《邵阳日报》发稿多,有人以为我与报社关系好,托我荐稿。可我投

稿只看版面栏目,不找熟人朋友,故令我荐稿者失望了。然而,因《邵阳日报》投稿结识的,给予我悉心指导和帮助的记者、编辑朋友的确不少。记得有一次去报社送稿,在评报栏看到总编陈伯寿充分肯定并认真点评了我的一篇文章,既感动又受益。其他如王龙琪、李日新等老编辑的名字,一直深深地烙在我感恩的心里。因为工作关系,我也与肖湘、谢文远等年轻记者一起外出采访过,他们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到敬业奉献、忠诚为党和为人民发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一代代邵报人身上传承。

(陈扬桂,市纪委监委退休干部)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诗会

清明辞

周桃香

前行,就有了更多的力量

一到清明,大地就有了温情
群山忙碌
云雾已将孝衣裁好
白白的花朵
开满鬓边

大地长满了眼睛和耳朵
能听懂人间所有的告白
思念有了意义
时光可以倒流

久远的碑文
记载着我们的来处
从坟茔里伸出的纽带
将平常不太走动的亲人
紧紧连在一起

一朵云推着一片云
一群人帮着一个人

一帘清风,一阵疏雨
一扇心门在花香中轻轻开启
那是对逝者的情意
也是对生者的约定
回家的路
开始变得拥挤

和一群能唤我乳名的人
行走在山林里
寻找失踪已久的亲人
为他们理理头发
刮刮胡须
再孝敬点零花钱

里面住着的人
都被这方山水养育过
如今又交给这方山水

◆六岭杂谈

牛天岭有三头牛

卢学义

隆回县向家村有一个国家3A级景区,叫牛天岭。景区建设者当初考虑,既然名叫牛天岭,牛气冲天,于是在景区的山岭之巅雕塑了三头牛: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牛天岭原来是一片荒芜人烟的山岭。为了振兴乡村,造福乡邻,2014年,华兴集团董事长向老板毅然回到向家村,竞选为村委会主任。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你向老板,事业有成,不愁吃、不愁穿的,何必买个插钵往自己头上扣?”向家村当时有一千多人,属于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这向老板不是自找苦吃,自寻烦恼吗?可向说:“人活在世上,总得有点追求,有些担当,即使吃些苦,我也心甘情愿。我就不相信向家村不能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为此,他将公司交给副手们打理,自己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向家村。

回村后,他紧紧依靠村“两委”,果敢地提出自己的思路:依托牛天岭这险峻的山势和茂密的森林以及丰富的山水,将此地打造一个高档次的旅游风景区。

谈起容易,做起来难。要建风景区,首先要有钱。华兴公司依靠国家产业政策,首先将通往向家村的公路修通,并陆续修成水泥路;再将公司积累的上亿元资金陆续捐献给向家村,修通了通往牛天岭景区的水泥和炒砂公路。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荒山野岭建成了3A级风景旅游区。当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牛天岭风景区旅游休闲时,村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是有谁知道,向老板为此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为此吃过多少方便面?向对此十分坦然:“我一个人吃点苦算什么?我也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只要全村一千多农民都过上好日子,我就心安理得了。”

向老板就是这样一头孺子牛。几十年来,他以自己的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谱写了一曲穷乡变富村的英雄歌、壮美篇。这些年来,华兴公司先后捐献给向家村的资金达1.7亿多元,并安置了150多名向家村村民就地就业,还安排100多名老乡到公司做工。

牛天岭还有一头拓荒牛。向老板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他摆过地摊,又驾过大客车跑长沙下广州,饱尝人间酸甜苦辣。2004年,他瞄准驾驶员培训这一有前途的行业,开发利用一家企业废弃的场地和厂房,创办起当时全国面积最大、设施最优、条件最好的县级驾校。此后,他又陆续开办了出租车公司、宾馆等。

在几十年的打拼中,向老板如同一头拓荒牛,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使华兴集团不断壮大。华兴属下的各分公司对口帮扶向家村的各个组,公司的中层干部和员工对口帮扶向家村的贫困户,使向家村从贫穷山村一跃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典型。

牛天岭还有一头终年耕耘不倦的老黄牛。如今向老板年过花甲,本应颐养天年,但他仍是老骥伏枥,雄心不减。他不仅料理着华兴集团的大事小事,更是谋划着向家村更高层次的发展。他甚至提出,要将牛天岭景区打造成4A、5A级景区。

我们相信,他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通途

张贻华 摄

(上接2版)

做学问,就像跑马拉松

回国至今,周向宇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从事多复变和复几何研究。他潜心于攻破数学难题,先后证明了“关于矩阵Reinhardt域为全纯域的刻划之猜想”,解决了前苏联《数学百科全书》列为未解决问题的“扩充未来光管猜想”,与他人合作解决了最优L2延拓问题、强开性猜想等核心问题,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被认为是国际多复变界的一位领军人物。

周向宇谦逊地说:“做学问就像跑马拉松,我还在路上。”一路走来,他先

后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八届陈省身数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陈嘉庚科学奖等奖项;2003年2月至2012年6月,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搞研究一定要‘坐得住’。”这是周向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今,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周向宇都在办公室或教室。一天中,他不是一个人待着思考数学问题,就是跟学生们一起讨论,心无旁骛,只为获得对数学新的理解。

“多复变属于基础数学,是构建数学

知识体系的重要‘骨架’,对促进数学发展十分重要。”周向宇说,这个领域门槛较高,他现在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培养学生,引导学生掌握新知识、学会独立思考。每周坚持举办讨论班,大家以弄清楚讨论内容为目标,常常是直至深夜才结束讨论。

从事数学研究,也意味着远离了物质富足的生活。“生活有基本保障,对我来讲就够了。”周向宇说,自己很幸运,家里人从未给他压力,反而十分支持他的研究工作。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对我而言,职业与兴趣统一,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思考自己喜欢的数学问题。”